

我的读报故事



同桌

白中乾(任城)



济宁晚报悦享银龄读书会自2024年7月19日成立并开始活动以来,已圆满举行了十六期共读活动。我去活动举办地亚龙书城万达店十八次,有两次是参加鲁地文艺创作交流活动。

回顾这十六期活动,竟有多次与任城区蜂业协会会长、济峰园文学社王继法会长并非同桌。

开始几次纯属巧合,后来确是有意而为之!

我和王会长心有灵犀,每次活动之前,不管谁先到,都有意地给对方占下位置。此举尽管有自私之嫌,却体现了两位文学知己的相互倾慕与尊重。

结识王会长是在2019年,经老同学王紫睿介绍,参加济峰园文学社组织的乡土文学大讲堂活动。那时就非常佩服王会长蜜蜂般的辛劳与刻苦,他博学多识,文化积淀丰厚,为人谦逊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后来我们荣幸共同加入了《济宁晚报》悦享银龄读书会。

每月19日的活动,我们准时到场。因为共同

的文学爱好,彼此更加熟悉,总是喜欢坐在一起。我佩服王会长的勤奋好学精神,每次活动之前,他总是提前准备好笔和笔记本。在聆听主讲嘉宾授课的同时,不停地奋笔疾书,记录着分享的要点,时不时地还用手机拍下大屏幕上显示的课件内容。

我俩尽管同桌,但在活动现场从不交流私语,各自聚精会神地听讲,像两只吮吸花蜜的小蜜蜂。有不解疑惑等活动结束后再探讨交流。这些有济宁晚报董绍进主任和摄影师孟庆杰先生,给我俩拍摄的十多幅专心致志的同桌合照为证。感谢辛苦的孟老师和董主任,感谢他们的镜头每次活动都对我们这两个老家伙情有独钟。

更让我们意想不到的,我和王会长的同桌合照,先后4次被编辑老师们编发在《济宁晚报》图文版面上。这让我们欣喜不已,对我俩也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鼓励!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积极参加活动,来回报《济宁晚报》各位领导及悦享银龄读书会对我们的支持厚爱。

通过悦享银龄读书会开展的共读分享活动,我们结识了许多市内的作家诗人,汲取了许多文学滋养,共同开阔了视野,丰厚了自己的文学底蕴,也提高了各自的文学写作水平。王会长除不断地有作品公开发表外,还开始构思并着笔撰写自己的回忆录;我也是收获满满,陆续有作品在《济宁晚报》四季征文中发表并获奖,同时被悦享银龄读书会评为2024年度优秀会员。感谢济宁晚报悦享银龄读书会,让我们有了学习交流的机会。争取在今后的每一次活动中,我和王会长还坚持坐同桌,将令人受益、不断充实进步的“同桌共读”继续下去……

贺新郎·读《济宁晚报》

鲁亚光(微山)

晚报天天读。不分区、咸宜老少,墨香盈袖。大众情怀似春水,暖了一壶好酒。重善美、寻常时候。文化家园推俊杰,济宁人、与外同牵手。友爱地,天长久。

古槐素雅荷花秀。绽开烟火气生活,点燃词句。茶后饭余仔细看,时讯新闻冠首。又字画、诗

文都有。讲座约期从不止,城乡贯注寄意厚。读者赞,最对口。



一纸晚报,半生缘

绍言(微山)

村委会的窗台总蒙着灰。十年前的那些傍晚,会计老刘就坐在那儿,戴着老花镜读报。他爱用手指点着字,一字一字念出声。声音混着窗外牲口的叫唤,和着灶膛的柴火味,在暮色里悠悠地荡开。暮色先染黄他的白发,再给旧中山装镀上毛边,最后才落在那张油墨未干的报纸上。

就是在那样一个个黄昏里,我与它相遇。这一遇,再没分开。

它让我摸到了这座城的筋骨。记得“晚报生活帮”登过一张照片——志愿者帮独居的赵奶奶修好水管,就着水龙头洗手,水花溅湿了半截裤腿,志愿者咧着嘴,笑得比屋里灯泡还亮。写豆腐脑老摊主的那篇,老摊主磨豆子的石磨声,是这条老街每天最早响起的“闹钟”。最让我坐不住的,是关于老运河边泗屿茶馆的报道。那个周末,我骑车找去。说书先生没唱武松,在说家长里短,台下老人们眯眼点头。那一刻,家乡不再是地图上空洞的名字,它变成了醒木拍下的脆响,变成了茶客杯中漾开的水纹。

后来微山湖打造“夏镇运河湾”,晚报连篇报道。我不太懂宏大规划,却对一版市民来信印象极深——钢笔、圆珠笔,甚至铅笔写的歪扭字迹,出着各种主意。我按其中一幅简图,真的找到了废弃的漕运码头。青石条还在,缝里长满野草。不远处,工人正在丈量土地准备建公园。这份报纸,像一根看不见的线,把我这个站在田埂上的年轻人,和土地上正在发生的变化,悄悄缝在一起。

它给过我更实在的力量。“聚焦社区生活”里有个修鞋摊的故事。下岗工人低头给磨穿的皮鞋钉前掌,专注得像修补瓷器。文章里他的话我记到现在:“人呐,不能总瞅着天,也得学会瞅瞅地。地上有路,路在自个儿脚下。”第一次创业失败时,这句话一次次把我从烦躁边缘拉回来。它不响亮,却像他手里的针,扎一下是疼的,接着就能把裂口一针一针纳结实。

老刘会计前几年也“退休”了。如今我坐在书房窗前,晨光同样落在新送来的《济宁晚报》上。纸页翻动的声音,和十年前一模一样。

我忽然明白,这份报纸早已不只是报纸。它是老刘浑浊却认真的眼睛,是修鞋师傅钉锤下的笃实声响,是运河边带着水汽的风。它教会我的,从来不只是读懂济宁,而是如何在一张豆腐脑案板、一处废弃码头、一个街角修鞋摊里,安放自己的生活。

比起屏幕的光
更爱纸墨的香

